

<https://thestandnews.com/art/%E5%81%9A%E5%9C%B0%E7%9B%A430%E5%B9%B4-%E4%BB%96%E5%89%9B%E8%AE%80%E5%AE%8C%E8%97%9D%E8%A1%93%E5%AD%B8%E5%A3%AB-%E5%B0%88%E8%A8%AA70%E6%AD%B2%E4%BD%95%E5%A5%87%E7%87%84/>

## 做地盤30年 他剛讀完藝術學士 — 專訪70歲



何奇燄

2017/7/27 — 16:36

Like 11K f t g+ 6 5

### 「傾盆大雨」的英文係點講？

返工返學先黎落大雨，「傾盆大雨」的英文係點講？ [englishtown.com](http://englishtown.com)



何奇燄

那一個星期五夜晚，藝術中心包氏畫廊舉行香港藝術學院的藝術文學士畢業展的開幕禮。好些校友回來參觀，並為「關冕先生紀念獎學金」作評審，由藝術中心總幹事林淑儀頒獎。台下歡呼不絕，掌聲如雷，獎學金得主從人群中走出來：是一個高高瘦瘦、黑黑實實的男人，看起來並不像普遍認識的「大學新鮮人」。

他是何奇燄（Clint）。今年剛滿七十歲的他，取得藝術學士，說：「頒獎學金嘅時候，我無咩特別感覺，但聽到同學們嘅歡呼，我真係好開心，因為得到大家嘅認同。」



何奇燦獲得「關昆先生紀念獎學金」

(相片由香港藝術學院提供)

## 不甘心平凡過一生

出生於 1940 年代，一如許多同齡的人，Clint 家境並不富裕。家境穩定下來之後，他一入學就讀四年級，「有好多英文啲嘢，全部嘢都未學過，所以就成日留級，但留級都追不上」。談起小學回憶，他尤其記得美術「唔合格」，帶笑道出往事，說：「我畫得唔滿意，唔滿意就無交，無交就唔合格」。斷斷續續，他勉強讀到中三，無法升班，便直接投身職場。

Clint 的職場歲月，由學師開始，學過無線電，做過電子廠。後來，工廠北移，他北上工作數月之後，覺得太辛苦，而且人工不高，便決定回港，轉到地盤工作。「開頭都係鋤吓泥，搬吓嘢咁。」三十多年來，他在地盤游走過多個不同崗位，戲稱「好花心好百厭」。工友行開去飲茶，他主動補上幫手，「釘板、打石、燒焊啲嘢，樣樣野我都摸過。」後來，他轉到測量部門，協助測量師在地盤計數度位，一做就幾十年。



Clint 親自佈置展覽，還運用地盤學到的技術，幫其他同學掛畫。  
(相片由香港藝術學院提供)

直到女兒出身，Clint 終於有空閒時間，並隨著踏入五十歲，他開始思考下半生，說：「我唔甘心就咁，渾渾噩噩咁樣過一世，咁就搵啲書讀吓囉。」進修，何不由老本行測量開始？他認真思考過，預算畢業沒多久便屆退休之齡，「好似唔係幾划算嗎，點解唔讀啲自己鍾意又嚮往嘅嘢呢？」

從入學門檻較低的公開大學開始，Clint 報讀「中國人文科學」，期間開始走走博物館、聽聽音樂，「我發覺聽音樂，我可以感受到、欣賞到；但畫同雕塑，我就好似唔係好明白佢講咩。我想清楚啲，究竟呢啲嘢係點解？」報讀藝術課程的願望，悄悄地在他心中發芽。然而，Clint 擔心英文能力不敷應用，所以先用了三年時間進修英文，再報讀香港藝術學院開辦的藝術高級文憑。

## 從迷惘到享受挑戰

「因為我唔明佢講乜，我想知佢講乜。」憶述當年面試，Clint 還記得怎樣向老師解釋報讀藝術的原因。

帶著一顆「唔識學到識」的心來到藝術學院，此前沒有創作的 Clint，面對來自五湖四海的藝術老手。班上 12 個同學，有人是繪畫老師，有人連取兩屆學界美術比賽冠軍，還有一人曾經在北京美術學院讀過書。提到同學的強勁背景，今天說起來，他還是吐出一句「真係嚇都嚇死」。

與其他課堂的教學方法迥異，藝術學院重視同學之間的互動，而且藝術討論很多時都沒有對錯。Clint 難忘學藝第一年的艱苦歲月，說：「好迷惘，唔知先生想我做乜野。」



繪畫課堂

(圖片來源：Hong Kong Art School facebook)

所幸的是，Clint 主動請教之下，不少同學都願意傾囊相授。隨著他開始多交幾次功課，對比自己與同學的分數，漸漸明白老師的要求，「都追咗一兩年，慢慢熟習咗環境，就比較無咁辛苦」。

完成高級文憑之後，Clint 轉到與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 (RMIT) 合辦的學士銜接課程繼續進修。有了前三年的基礎，他認為學士生涯反而比較輕鬆，但還是不時面對老師提出的難題。

「有時俾啲作品、idea 先生，佢全部 ban 曬你，要你完全由頭再做過，你就呆左係度。」 Clint 續說，「當你俾先生迫到痴線咁滯，但突然間你諗到點樣應付佢，而個先生又滿意喎。嗰種開心程度，唔係其他嘢可能取代到。」

### 獲同學認同更勝得獎

從高級文憑到學士學位，Clint 絕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半工讀的狀態。回想當初，他決定報讀藝術時，不少工友都表示驚訝。他引述地盤同事，說「呢個人係咪痴咗線？讀完之後你將會有咩得益呀？」未入學之前，他已深知讀藝術是「無著數嘅嘢」，卻道：「我覺得藝術可以豐富我嘅人生，可能人生會比較美滿啲、開心啲。」

同年同行的朋友，放工不是看電影，就可能去打麻雀，但 Clint 決定要走不一樣的路，「佢地覺得呢啲係娛樂，但我覺得我返學都係娛樂。佢哋嘅人生好多人都咁行法，但我不甘心咁行，所以要行另外嘅路。」



Clint 在畢業展的作品

走上不一樣的路，Clint 承認與同輩的話題愈來愈少，工作上的舊相識很多時只是點頭而過，但他不感傷悲。學藝五年，他不但取得學士資格，更贏得一班新朋友。新朋友也得來不易。班上始終以青年人為主，叫年過花甲的他成為班上最顯眼的「熟齡學生」(mature student)。同學當中有人叫他

主，叫年過花甲的他成為班上最顯眼的「熟齡學生」(mature student)。同學當中有人叫他「grandpa」(爺爺)，也有人叫他「大叔」。稱呼雖然未必惡意，但年齡相差甚遠，讓他也坦言「自己心裡面都有個芥蒂嚟度」。

直至畢業展開幕那天，Clint 在同學歡呼聲擁簇下領取獎學金，心中的憂慮終於放開了。「喲同學可以接受到我，嗰個開心程度比攞到獎更高。聽到同學們嘅歡呼，我真係好開心。」同學們已相約畢業展結束後，組團一起去中上環「掃 gallery」。

### 追夢無分年齡

「唔唔今年三月退休，但其實我都未想退休住㗎。」Clint 解釋，工作愈來愈忙，忙得無法再兼顧學業，又考慮到自己已年滿七十，倒不如「打起心肝退咗休佢，去外國讀書啦」——沒錯，他將赴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修讀碩士，早前已到當地開始適應課程。

三年之後又三年，Clint 度過了五年的藝術初體驗，即將啟航另外兩年的藝術碩士之旅，「初頭話讀書都無諗過會一路讀咁多，一路只係試吓試吓。但我愈讀愈發覺藝術世界真係好大，我只不過知道其中嘅小小嘢，所以決定要繼續讀落去。」

一個青年人，大學決定修讀藝術，畢業後全職創作，都不免被貼上「追夢」的標籤；更何況一個七十歲的長輩，退休離開地盤之後，轉到藝術學院，修讀碩士？

「我都覺得自己係追夢呀！」

Clint 的夢很純粹——小時候無法好好讀書，嚮往「有書讀、有學返」的生活，長大後有機會有能力就全力以赴，滿足追尋知識的渴求，續說：「我覺得唔好畫一條界線，話後生唔後生。有陣時好多後生仔嘅思想老過我好多」。相對青年藝術畢業生，創作要考慮能否賣錢、是否符合市場需要，他笑道：「反而我無後顧之憂，可以完全唔理呢啲嘢。呢方面我比後生仔優勝。」



Clint 和他的作品